



海峡两岸女性
散文精品文库

□ 冰心
斯妤 主编

初为人妻

● 人生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267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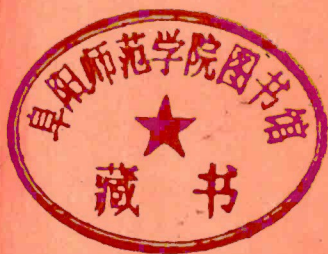


初为人妻

● 人生篇

□ 冰心 斯妤 主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马朝阳

封面设计:任晓时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贾爱荣

海峡两岸女性散文精品文库

初为人妻

——人生篇

冰 心 斯 好 主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125 字数:210 千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7-303-03226-6/I·361 定价:6.50 元

总 序

斯 好

1

现代文学史上，散文的确繁荣一时，作品迭出，名家林立，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其中女性作家的贡献不可小觑。但是，平心而论，现代散文的广袤星空上，似乎以男性作家的光芒更醒目，更璀璨，更恒久，女性作家除了冰心、萧红、张爱玲确实才情不凡、卓然成家，具有恒久的价值与魅力外，一批当时似乎名噪一时的女作家，如今细看不免让人失望惘然，因为她们实在成绩平平，不少文章甚至矫揉造作稚气十足，连成熟与大度都谈不上。而当代女性散文——笔者真是欣喜异常地看到，当代女性散文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空白后，一夜之间骤然勃发，在这短短的十几年间雨后春笋般地生发，舒展，茁壮起来，一时间作家辈出，名篇接踵，文坛惊叹散文界阴盛阳衰。冰心、杨绛、丁玲、韦君宜、宗璞、郭建英等一批中老年作家压抑、积蓄了三十年的情感、笔力一旦自由迸发，立刻给文坛以

刚毅英烈的震动。尤其身手不凡的杨绛女士，以一颗饱受极“左”政治朝弄、蹂躏的心灵，劫后痛定思痛，写出了《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回忆我的姑母》等悲愤深沉之作，令人惊叹其宝刀不老，才气逼人，而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被迫害致残后，执笔作文，也以素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令散文界耳目一新。与此同时，中青年散文家以清新、哀怜、呼唤人性的《拣麦穗》为先声，揭开了散文新纪元的序幕，从此散文不再是“三家模式”的直接翻版，“百家手法”的鹦鹉学舌了，一个绚丽多姿、五光十色的散文世界渐渐出现在读者面前。唐敏《心中的大自然》、《女孩子的花》等一批作品以她独有的奇思与旖旎，描绘了奇妙诡谲的大自然与美丽多思的女性心灵，令读者掩卷难忘，回味再三；苏叶则以《总是难忘》、《去老舍茶馆》、《方言的故事》等表现出相当的气度与才情，其间夹杂穿插的女性幽默，则令文章一波三折，摇曳生姿。舒婷以诗人的眼光看世界，以诗意的笔墨写散文，一本《心恹》，一本《自在人生》使素来周正的散文陡添一份新气质。同样是诗人的马丽华、王小妮在散文领域也有不俗的表现，《人生际遇》、《回家》等篇章，是她们思索的结晶，也是她们才情的崭露。而记者出身的韩小蕙、素素则以《悠悠心会》、《女人书简》等佳作，令知识女性读者怦然心动。筱敏、周佩红以思索见长，理性见长，同时不乏激情与温情，她们的作品以女人的手笔写女性的思考，自成一格，颇具特色。叶梦素来关注女性命运，执著于女性生命奥秘的探索，她的《女人的梦》、《创造系列》集中展示了这方面的成绩。而富于才华的电影演员刘晓庆，提起笔来写作时，则提笔成趣，妙语连珠，表现了很强的幽默感。还有马瑞芳、李佩芝、梅洁、高红十、王英琦、陈慧英、赵翼如、吕锦华、丹姪、黄一

鸾、张立勤、郑云云、查志华、嵇伟、张爱华、董月玲、曹明华、廖华歌……，在巡视当代散文创作实绩时，实在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列女散文家的名单。她们作品迭出，风格各异，为当代散文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此外，本是小说家的叶文玲、张抗抗、张辛欣、铁凝、方方、池莉、徐小斌、赵玫、陈丹燕、蒋子丹、杨泥和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诗人傅天琳、梅绍静等加盟散文创作，给散文创作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女性散文这座百花园，更加莺飞草长，生机勃勃。

值得一提的是，当上述三代作家以空前的激情、空前的创造力投身于散文百花园的辛勤耕耘并且取得瞩目的成绩时，一批新人也在悄悄成长。冯秋子、胡晓梦、元元、陈霆，她们虽然人数不众，实力却不可小视。其中尤以冯秋子和胡晓梦成绩突出。冯秋子写作起步较晚，但一出手便气度不凡，《婴儿诞生》、《额嬷》、《辉煌，辉煌》称得上深厚深沉。胡晓梦今年只有二十八岁，却以《这种感觉你不会懂》、《惘然回顾》等颇具后现代意识的散文，表现了独特的思路与相当的才气。当然，将一切价值都捣毁后，人生还有什么可依恋、可遵循的，这是胡晓梦的惘然，也是面临人性沙化，价值轰毁的一代人的惘然，如何杀出血路，突出重围，不只将昭示文学的希望，亦将昭示民族的希望、人类的希望。

在对当代女性散文作初步巡视后，笔者欣喜地发现，不仅仅在人数众多、才情勃发等方面，当代女性散文已大大优于现代，更可贵的是当代女性散文在题材、内涵、形式、手法上都获得了多方位的拓展。作家们已不再满足于闺阁文学、哀怨文学了，她们关注社会人生，审视自我心灵，追踪人性，思索存在，表现出更多的大度与大气。在形式的拓展与手法的创新上，当

代女性散文也有不少建树，这一点，本丛书的《荒诞篇》中，将有集中的展示。

2

当大陆女性散文不得不屏声敛息，历经前三十年的空白时，台湾女性散文却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琦君、林海音、张秀亚、胡品清、张晓风、杏林子、郑明炯、三毛、简嫔等一大批女散文家先后登上文坛，并以各自丰厚的作品使台湾女性散文实现了空前的繁荣。

琦君的散文多半以回忆来实现。回忆童年旧事、回忆家庭变迁、回忆人生履痕，在回忆中拣拾细节，捕捉人性，在回忆中让哀伤流动，让悲悯弥漫，从而实现心灵的荡涤，人生的巡礼。一篇短短的《碎了的水晶盘》，写尽了女人的哀怨、不幸，男人的自私、懦弱，提示给读者两性在情感问题上的巨大的差异。这实在是一条无法跨越的天然鸿沟，女性悲哀是命中注定了的！同样以回忆著称的林海音，比起琦君来似乎少一些悲悯情怀，而多一份心平气和的沉潜，当她让思绪回到往昔岁月，以笔墨触摸“城南旧事”时，她似乎更愿意提取平凡生活中的点滴情趣、碌碌人生中的些许甜蜜，以安慰、犒劳放下书本又要去劳碌奔波的众多读者。林海音的平和与善良自然令人感动，她的个性中大概也不乏活泼与幽默，《书桌》一文写得妙趣横生，大概就是得益于她的性格与人生态度。

张晓风是台湾第二代散文的代表人物，她的散文以“亦秀亦豪”深得余光中赞许。《一个女人的爱情观》把平淡人生的貌似平淡其实深沉的两性情感写得淋漓尽致，使人读后不由得要心生羡慕。《酿酒的理由》、《魂梦三则》则表现了作者的多思

与奇思。其实，张晓风的多思善辩是十分突出的，她的散文成就，就是由抒情与思辩两方面组成，大概是不为过的，而晚她一年出生的杏林子，由于幼年患病致残，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她对冷暖人情，多难人生有着深切的体悟，并由此而趋于深刻，趋于博爱。这是一个因苦难而美丽的灵魂。“在人生的旅程上，有时候我们真认为走到了绝境，其实，也正是另一种人生的继承。”《看云》里的这一感悟，相当集中地道出了作者在历经苦难后所达到的新境界，这就是由怨愤而坦然，由苍凉而仁爱。从此，她将生命投注于“另一种爱情”，并且收获了累累硕果。杏林子的人生历程与散文创作，实在是人类凭借其伟岸精神所能达到的对于苦难对于个我的壮丽超越。

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里，郑明荊以治学和创作并举，两者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从陋巷中走出天地》检视过往岁月，以感人的细节，俭省的笔墨，既勾勒了平民生活的艰窘困顿，也再现了平凡人生中的不平凡气度，“母亲”那在残败中一生再生的美丽心灵，那在火浴中历练生辉的伟岸个性，给予读者的是强烈的感动与心仪。而《遭遇江湖》等另一批作品，则表现出更多的幽默机智，读来同样饶有兴味。李昂是有影响的小说家，她的散文也同样写得激情洋溢，文采斐然，尤其《猫味与情人》一篇，将情人与猫味相提并论，以回去后，“究竟是猫不在了，还是情人不在？或是猫味与情人都不在，还是猫味与情人俱在”的重重设问，将爱情的虚妄与迷茫，人生的无可把握与无以预测，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的透彻与无奈、了悟与荒诞是相当突出的。可以说，李昂是台湾散文界少有的富于荒诞意识的作家。

更年轻的作家里，简嫔是秉赋优异的一位。她的散文既有

越轨的长歌当哭的激情,又有长诗般的回旋往复的旋律。《渔父》写对亡父的依恋、向往、深切凄惻,美丽感人。《四月裂帛》写作家的一场生死恋,同样衰婉迷离,冷艳动人。简嫔的语言,思路、感情都是独特的,说她是台湾文坛突起的异军、独树一帜的作家,应该是不为过的。

此外,一大批活跃于台湾文坛的女散文家如林文月、爱亚、艾雯、钟梅音、丘秀芷、心岱、季季、席慕蓉、喻丽清、汪其楣、洪素丽、廖玉慧、冯青、罗兰等,也都有不薄的实绩。这一切,使台湾女性散文异彩纷呈,形成满目春色的喜人景色。

3

北师大出版社曾以一套《八十年代文学新潮丛书》在文坛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近他们又决意推出这套《海峡两岸女性散文精品文库》,以改变当代两岸女性散文实绩喜人却介绍乏力、精品淹没而赝品鼓噪的现状。作为编者,我们自然对有机会遴选当代女性散文在两岸的代表作并集中奉献给读者感到高兴。当然由于时间、资料、体例局限等问题,难免有割爱之举、遗珠之憾,只好留待日后修订增补。这里,谨向对本文库的编选工作给予支持帮助的郑明嫻教授、陶然先生和具体策划这套文库的马朝阳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本文库是不可能如期编成付梓的。

编者

1993年4月20日

海峡两岸女性
散文精品文库

你也是不纯洁的

- 絮语篇

给梦一把梯子

- 梦幻篇

狐媚子与小人鱼

- 荒诞篇

用想象守候你

- 美丑篇

幺妹如歌

- 风情篇

碎了水晶 圆了月亮

- 爱恨篇

生命的标志唯有灵魂

- 思绪篇

笑笑男人

- 幽默篇

送你一匹马

- 书简篇

初为人妻

- 人生篇

目 录

总 序 斯 好(1)

回忆我的姑母	杨 绛 (1)
死 之 歌	丁 玲 (17)
髻	(台湾) 琦 君 (28)
盯 梢	张 洁 (33)
水 灾	新风霞 (41)
从陋巷中走出天地	
.....	(台湾) 郑明嫔 (52)
总是难忘	苏 叶 (59)
看 云	(台湾) 杏林子 (70)
痛苦的飘落	张立勤 (78)
女孩子的花	唐 敏 (82)
无限循环	周佩红 (88)
人生际遇	马丽华 (92)
浊 世	(台湾) 杏林子 (99)
我与聂力、李讷、林豆豆	陶斯亮 (106)
婴儿诞生	冯秋子 (116)
创造系列	叶 梦 (122)
来不及长大	(台湾) 苏伟贞 (139)
寄至何方	郭建英 (147)

目 录

隐 秘	嵇 伟(155)
写信的母亲	(台湾) 沈 静(159)
一扇关闭了的门	张 洁(163)
望断南天四十年	张佳邻(172)
往事不落叶	傅天琳(177)
走 亲 戚	(台湾) 刘静娟(181)
她这一辈子	韦君宜(188)
回想外婆弥留之际	斯 好(197)
又见李讷	陶斯亮(203)
竹叶三君	陈慧瑛(215)
五 味 糖	吕锦华(221)
多情马路	丹 姪(226)
看 社 戏	王英琦(234)
没有歌词的爬山调	郑云云(241)
土湾百姓	杨 泥(245)
流动的风景	毛 毛(255)
P 君的故事	蒋子丹(262)
布衣老人	(台湾) 简 嫔(265)
若桃表婶	费淑芬(270)
搬 家	池 莉(275)
初为人妻	梅绍静(279)

回忆我的姑母

杨 绛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给我的信里说：“令姑母荫榆先生也是人们熟知的人物，我们也想了解她的生平。荫榆先生在日寇陷苏州时骂敌遇害，但许多研究者只知道她在女师大事件中的作为，而不了解她晚节彪炳，这点是需要纠正的。如果您有意写补塘先生的传记，可一并写入其中。”

杨荫榆是我的三姑母，我称“三伯伯”。我不大愿意回忆她，因为她很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她。她在女师大的作为以及骂敌遇害的事，我都不大知道。可是我听说某一部电影里有个杨荫榆，穿着高跟鞋，戴一副长耳环。这使我不禁哑然失笑，很想看看电影里这位姑母是何模样。认识她的人愈来愈少了。也许正因为我和她感情冷漠，我对她的了解倒比较客观。我且尽力追忆，试图为她留下一点比较真实的形象。

我父亲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最大，出嫁不久因肺疾去世。大伯

父在武备学校因试炮失事去世。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国后肺疾去世。二姑母(荫粉)和三姑母都比我父亲小,出嫁后都和夫家断绝了关系,长年住在我家。

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爱。他们认为二姑母三姑母都丑。两个姑母显然从小没人疼爱,也没人理会;姊妹俩也不要好。

我的二姑夫名裘剑岑,是无锡小有名气的“才子”,翻译过麦考莱(T. B. Macaulay)的《约翰生传》(Life of Johnson)^①。这个译本钟书曾读过,说文笔很好。据我父亲讲,二姑母无声无息地和丈夫分离了,错在二姑母。可是我又听姐姐说,二姑母传染了丈夫的病,所以夫妇不和。反正二姑母对丈夫毫无感情,也没有孩子,分离后也从无烦恼。她的相貌确也不美。三姑母相貌和二姑母完全不像。我堂姐杨保康曾和三姑母同在美国留学,合照过许多相片,我大姐也曾有几张三姑母的小照,可惜这些照相现在一张都没有了。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是穿过耳朵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我听父母闲话中讲起,祖母一次当着三姑母的面,拿着她的一张照片说:“瞧她,鼻子向着天。”(她鼻子有上仰的倾向,却不是“鼻灶向天”。)三姑母气呼呼地说:“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当时家里人传为笑谈。我觉得三姑母实在有理由和祖母生气。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的底细。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少爷老嗜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三姑母比我父亲小六岁,甲申(一八八四)年生,小名申官。她是我父

^① 中英对照,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杂志》(English Student)第一卷第一期起连载,后由商务出单行本。

亲留学日本的时期由祖母之命定亲结婚的。我母亲在娘家听说过那位蒋家的少爷，曾向我祖母反对这门亲事，可是白挨了几句训斥，祖母看重蒋家的门户相当。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拍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在日本。一九〇二年我父亲回国，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理化会，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据说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步行上学，开风气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那时候，她不过十八周岁。

三姑母由我父亲资助，在苏州景海女中学习。我亲戚家有一位小姐和她同学。那姑娘有点“着三不着两”，无锡土话称为“开盖”（略似上海人所谓“十三点”，北方人所谓“二百五”）。她和蒋家是隔巷的街坊，可是不知道我三姑母和蒋家的关系，只管对她议论蒋家的新娘子：“有什么好看呀！狼巴巴的，小脚鞋子拿来一剁两段。”末一句话全无事实根据。那时候的三姑母还很有幽默，只笑着听她讲，也不点破，也不申辩。过了些时候，那姑娘回家弄清底里，就对三姑母骂自己：“开盖货！原来就是你们！”我记得三姑母讲的时候，细酒涡儿一隐一显，乐得不得了。

她在景海读了两年左右，就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大概是务本毕业的。我母亲那时曾在务本随班听课。我偶尔听到她们谈起那时候的同

学，有一位延平人炎夫人汤国梨。三姑母一九〇七年左右考得官费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茶水女子大学”的前身）毕业，并获得奖章。我曾见过那枚奖章，是一只别针，不知是金的还是铜的。那是在一九一三年^①。她当年就回国了，因为据苏州女师的校史，我三姑母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曾任该校教务主任，然后就到北京工作。

我听父亲说，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交里的礼节更为繁重；三姑母都很内行。我记得一九二九年左右，苏州市为了青阳地日本租界的事请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好像双方对她都很满意。那年春天三姑母和我们姐妹同到青阳地去看樱花，路过一个日本小学校，校内正开运动会。我们在短篱外略一逗留，观看小学生赛跑，不料贵宾台上有人认识三姑母，立即派人把我们一伙人都请上贵宾台。我看见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频频躬身行礼的样儿，觉得自己成了挺胸凸肚的野蛮人。

三姑母一九一四年到北京，大约就是在女高师工作。我五周岁（一九一六年）在女高师附小上一年级，开始能记忆三姑母。她那时是女高师的“学监”，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拣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撇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拣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拣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涡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僻。

女高师的学生有时带我到大学都去玩。我看见三姑母忙着写字，也

^① 日本友人中岛襄教授据该校保存的资料查明是一九一三年。

没功夫理会我。她们带我打秋千，登得老高，我有点害怕，可是不敢说。有一次她们开恳亲会，演戏三天，一天试演，一天请男宾，一天请女宾，借我去做戏里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辫儿盘在头顶上，插了满头的花，衣上也贴满金花。又一次开运动会，一个大学生跳绳，叫我钻到她身边像卫星似的绕着她周围转着跳。老师还教我说一套话。运动场很大，我站在场上自觉渺小，细声儿把那套话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绳绊了脚。那天总算跳得不错。事后老师问我：“你说了什么话呀？谁都没听见。”

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她跳绳。

一九一八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她特叫大姐姐带我上车站送行。大姐姐告诉我，三伯伯最喜欢我。可是我和她从来不亲。我记得张勋复辟时，我家没逃离北京，只在我父亲的一个英国朋友波尔登(Bolton)先生家避居几天。我母亲给我换上新衣，让三姑母带我先到波尔登家去，因为父亲还没下班呢。三姑母和波尔登对坐在他书房里没完没了的说外国话，我垂着短腿坐在旁边椅上，看看天色渐黑，不胜焦急。后来波尔登笑着用北京话对我说：“你今天不回家了，住在这里了。”我看看外国人的大菱角胡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脸，不知他们要怎么摆布我，愁得不可开交，幸亏父母亲不久带着全家都到了。我总觉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学校里的人。

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我虽然早已乘过多次火车，可是我还小，都